



古楼

直击人性的弱点，
长篇小说《古宅》姊妹篇震撼来袭！

一座神秘古楼，牵出一段百年情仇！
一个神秘宝藏，埋藏一桩迷离奇案！

郑新潮 郑昀 著



古楼

Gu Lou

郑新潮 郑购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古楼 / 郑新潮，郑昀著.—南宁：广西人民出版社，
2015.6

ISBN 978-7-219-09218-7

I. ①古… II. ①郑… ②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284859号

监 制 白竹林

责任编辑 周月华

责任校对 罗敏超
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
邮 编 530028
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9.5

字 数 240千字

版 次 2015年6月 第1版

印 次 2015年6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9218-7/I · 1799

定 价 26.80元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1章 古楼 / 001
第2章 神秘“遗笔” / 011
第3章 房主宋庭芬 / 023
第4章 古井秘密 / 037
第5章 疑似奶奶 / 049
第6章 盗洞遗尸 / 062
第7章 雨夜奇案 / 077
第8章 调查 / 087
第9章 水库边的惨案 / 093
第10章 恐惧 / 100
第11章 日记 / 110
第12章 质品 / 120
第13章 惊魂之夜 / 126
第14章 魔影 / 137
第15章 寻亲 / 143

- 第16章 歧途 / 150
第17章 雨中盐场 / 160
第18章 莫名的邪恶 / 167
第19章 风雨危途 / 175
第20章 “英雄事迹” / 185
第21章 玉镯 / 193
第22章 分手 / 203
第23章 小偷 / 210
第24章 黑色交易 / 219
第25章 迷宫 / 231
第26章 小楼枪声 / 239
第27章 血溅荒沟 / 247
第28章 策划 / 255
第29章 狼狈为奸 / 261
第30章 心灵深处的魔鬼 / 273
第31章 生死危情 / 285
尾声 / 295

第1章 古楼

1

2001年5月4日，《琴州晚报》（琴州是元成市的古称）社会新闻版刊登了一条仅有一百字的短消息：

昨日凌晨，本市五公镇地区发生一起坠楼事件。谢家大院最后一位主人，八十一岁的谢春茗老人从自家小洋楼的阁楼窗口坠下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经过警方调查，排除了人为因素，推断老人是由于身患多种慢性疾病，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而自杀的。

十天之后的5月15日下午一点半，这张报纸被赵凉月举到了杨锦水的面前。

当时杨锦水刚从省城出差回来，一出火车站的出站口，先看到那张报纸，然后才看到报纸后面的女友赵凉月，杨锦水直叫：“你干吗这是，又犯什么毛病了？”

赵凉月指点着说：“我让你仔细看看，看哪儿呢？看这儿！”杨锦水便看到了老人跳楼自杀的那条新闻。

“怎么了，元成一百二十万人口，这样的事儿一天得好几起吧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”杨锦水根本没当回事。

“你说你这个人哪，反应迟钝。走走走，跟我走。”

赵凉月拽着杨锦水来到他俩那辆二手的桑塔纳旁边，先把杨锦水像塞个包袱似的推进车里，然后她开车拉着杨锦水出了站前广

场，穿过十几条街，横跨元成市的几个区，最后来到了南部远郊，这儿的地名叫五公镇。

五公镇是三十多年前的老城区，依托名盛一时的五公煤矿有过五六十年的辉煌。不过近年来由于煤炭资源的枯竭，渐渐成了被遗忘的角落。与大厦林立、车水马龙的北部新城区相比，这儿的马路残破不堪，胡同又小又窄，楼房灰暗破败，呈现一片萧条冷落的景象。

但五公镇有个特点，因为这里“开埠”很早，德国人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经营煤矿和铁路，所以留下了很多百年老宅，因此五公镇就成了元成的一张“历史名片”。

赵凉月驾车在五公镇狭窄而简陋的街道上三拐两拐，最后将车停在了一个小小的胡同口边。

杨锦水知道这个地方，这是当年名盛一时的谢家大院。几经沧桑，原来的亭台楼阁大都毁损，只剩下了胡同里面的一座小洋楼。

赵凉月拖着杨锦水下车后，指着那小楼傲然宣布：“杨锦水同志你听好，从四天之前开始，小妹已经是这座小楼的主人了！”

杨锦水还没回过神，赵凉月又像变戏法一样展示了一份“房屋租赁合同”。杨锦水叫道：“没睡醒吧你，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，你租个小楼住？”

赵凉月回了一句：“你才没睡醒呢！”然后才开始解释。
赵凉月和杨锦水已经相恋了三年多，住的是杨锦水的一间单身宿舍，又小又窄，环境也太乱，俩人就琢磨着到外面租个房子住。正在此时，赵凉月忽然听说这个小楼要出租，就捷足先登，以三千元一个月的价格跟房主签了合同，转手又把楼下的几间转租，这样，便可以“以房养房”，白住这个小楼的整个二层。她没跟杨锦

水商量，是为了给他一个惊喜。

杨锦水打断她问：“慢点慢点，你跟哪个房主签的合同，谢老太太不是死了吗？”赵凉月说：“对呀，可她前两天又回来了一趟，说看你们俩没正经地方住，我怪心疼的，反正我有个小盒子待着就行了，这边的房子呢……”

赵凉月自己说自己笑，见杨锦水直瞪眼，这才把实情告诉了他。

实情是，谢老太临死之前，已经把这个小楼作为遗产，赠送给了她的小保姆宋庭芬。宋庭芬嫌这房子风水不好，所以低价出租，很简单的一件事。杨锦水有些怀疑地问：“谢老太为什么会把房子给小保姆，她的儿女呢？亲属呢？他们要来争遗产怎么办？咱们市就有过类似的实例，上个月我们台就播过……”

“哎哎哎，快别提你们电台。那天我姐妹问到你的工作单位，她们还奇怪，她们就知道元成市人民广播电台，就没听说北河区还有广播电台。”赵凉月先撇嘴，撇完了才解释说，“你怎么看的报纸，上面说的是‘谢家大院最后一位主人’。谢老太无儿无女无近亲，她自个说了就算。而且我租房之前看了宋庭芬的房产证，还有谢老太签字的赠予合同，你瞎担心什么呀？”

杨锦水赶紧说：“那就就行了。再说赵小妹是谁啊，从来就是你办事，我放心的。”说是“放心”，其实杨锦水有点“揪心”，毕竟这是个刚刚死了人的小楼。杨锦水倒是不迷信，可也总觉得有点别扭。但人家赵凉月都不在乎，他就没法说什么了。

不过把“新居”细细看过之后，杨锦水的想法有所转变，因为这地方确实不错。

这个小洋楼位于那断头胡同的最里面，附带两百多平方米的小院。院内还有一处“景点”，就是小楼南墙外的花圃，里面栽种的郁金香芬芳满园；另外院子里还有八九棵老树，有榆树、白杨，还有一棵柏树。小院的西面是胡同，胡同的西面隔着一片榆林与河滩相连，北面和东面是原来矿山机械厂的旧厂区，南面是块空地，出去五十米才是街道，因此这里显得特别幽静。

小楼是典型的德式风格，红瓦黄墙，砖石相嵌。尤其是那些石头很抢眼，无论是墙体、基座、拱券还是转角、窗套、檐口，甚至烟囱等部分，都是由粗糙的蘑菇石包裹，看起来庄重浑厚，估计抗八级地震都没问题。小楼的里面也很讲究。

杨锦水不能不承认，排除“刚死人”这个不利因素，三千元一个月租下这个小楼，真应该算是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。而且这馅饼来得很是时候，今儿是“国际家庭日”。

楼里面挺宽敞。进楼有个大厅，大厅中央是一道两米多宽的木楼梯直通楼上，环绕着楼梯共有大小五间房子，赵凉月一一做了介绍。

楼下紧靠楼门，朝向正南的一间，租给了一个叫吴小雨的姑娘，她是红蔷薇家具商场的收银员；挨着的一间是个书房，里面有谢老太的很多藏书所以没出租；然后是一间六平方米的厨房，连着九平方米的餐厅。东面有两间屋子，一间住的是单身中学老师刘区堂，另外一间住的是准备复习考研的大学生沈晚花。北面那间条件较差，住的是个叫孙生秋的老头。孙生秋在西边的一个建筑工地看门，想把乡下的老伴接到城里来，在这租房子是因为这儿离工地比较近。

到目前为止，搬来的只有那个刘老师。赵凉月去车站接杨锦水

的时候，他还在打扫卫生，但这会儿那屋房门紧闭，赵凉月就领着杨锦水上了楼。

2

楼上的面积本来不小，但是被一个环形的、临空的走廊占了不少地方。上面有三间屋子和一个公共卫生间。最大的那间是谢老太原来的卧室，宋庭芬锁着没有出租。另外的一大一小，大的杨锦水和赵凉月当卧室，小的摆上电脑当书房。赵凉月昨天才把东西拉过来，屋里乱七八糟的还没顾上收拾，她说她忙活好几天了，今儿无论如何都得去趟公司，不然非让老板给炒了不可。杨锦水说：“我刚回来也得去台里报个到啊。”赵凉月说：“你那破单位去不去都无所谓。你先干点吧，等我下班回来再帮你。”说完便匆匆走了。

杨锦水只好打电话跟领导说了一声。他在电台属于《北河万象》这个栏目组，任务是每天给栏目提供一篇稿，只要不耽误播出，别的事情台里不大管。杨锦水手里目前还有五篇存稿，所以他比赵凉月有时间，他自己也想着先把这个“大馅饼”处理好了再说。

赵凉月走后杨锦水就开始忙活，刚干一会儿楼下有人敲门，杨锦水下去一看，原来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长得端端正正，身着白衬衣西装裤，像个机关干部。他先问清了杨锦水的身份，然后说，他是谢老太的朋友，刚听说老太太走了，所以过来看看，说文雅点是凭吊一下。

谢老太的遗物大都处理了，她的房子锁着，没法凭吊，杨锦水便邀他进楼小坐，想趁机跟他打听一下那个神秘的老太太。他总觉

得就这么搬进小洋楼住下，心里不太踏实。

楼厅有一组旧沙发和一个玻璃茶几，他俩就坐在沙发上聊起来。

来的这个男人叫段嘉宏，他是西海重工集团驻元成物资设备公司的储运科科长。段嘉宏认识谢老太有十多年了，并且一直在照顾她。这个小楼本是谢家的祖产，可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96年，这房子一直被市机械局的下属单位占用着。段嘉宏就帮着谢老太多次跟市里要求，费了不少事儿才把小楼要了回来。之后维修房子、购置家居、搬家什么的，都是段嘉宏张罗，连保姆也是他给谢老太找的。

杨锦水插话问：“就是那个宋庭芬？”

段嘉宏说：“不是，以前的保姆叫姜枫香。她在这里干了一年。这个小宋不是保姆，她有工作，她那工作也是我帮她找的。谢老太这次生病，正赶上我出差，我前后在外面一个月，没想到她就出事了。我是昨天刚刚回来的。”

聊了一会儿之后，段嘉宏提出来想去院子里看看，杨锦水陪他出来，转到了小楼南面，段嘉宏抬头看上面阁楼的窗户，杨锦水这才意识到谢老太太就是从那儿坠楼的。那阁楼并不高，虽然地面是方形石砖铺的，从上面跳下来可能摔断胳膊或腿的，但不应该一下子就摔死。也许是老太太岁数大了不经摔？

段嘉宏好像是看出了杨锦水的心思，他说了句：“要是头朝下……”下面的话他没说，杨锦水赶紧将目光从地面上移开，不敢去想当时那让人恐怖的一幕。

段嘉宏走时给了杨锦水一张名片，同时也要去了杨锦水的手机号。他说：“五公镇这一带我比较熟悉，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，可以随时打我手机。我有个预感，你以后可能会经常找

我。”杨锦水忙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段嘉宏一笑说：“没什么，就是个感觉。”

杨锦水送走段嘉宏没等关门，一个长发飘逸的小美女就冲了进来，朝着杨锦水问：“嘿，你是杨锦水吧？今儿刚回来？”

小美女身着短衣短裙，皮肤雪白细嫩，很是养眼，杨锦水就笑笑反问：“那你肯定是吴小雨了？”

小美女能猜出杨锦水的身份这不奇怪，她肯定是从赵凉月那里得到了信息，但杨锦水能说出她的名字，却让她没想到，她问：“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杨锦水说：“猜的呗，这么靓丽的小妹，肯定不能叫沈晚花那么俗气的名字。”说完他才发现不妥，赶紧看看那间屋子，吐了一下舌头。吴小雨马上说：“没事，她不在。”

进楼之后，吴小雨跟杨锦水说，她是昨天租下的房子，今儿下了班过来打扫一下。她家就在西面的琴州河边上，离这儿三里地。杨锦水问她那干吗还要租房子，她说因为她哥一家都在那住，她跟嫂子合不来，早就想搬出来了。

说着吴小雨打开她那间屋子，让杨锦水参观。杨锦水一边看一边说：“这不错呀，应有尽有，拎包入住就行。”吴小雨说：“条件还可以，就是你那位要房租要得多了点。”杨锦水说：“也不算贵，你看我们还专门在窗外给你修了个花园呢。”说得吴小雨直笑。

然后吴小雨就要看杨锦水的房间，杨锦水陪她上楼以后，她指着谢老太的屋子问：“赵凉月说这间小宋锁着，不往外租，这不开着门嘛？”

杨锦水这才发现，那间屋子的确开着门。准确点说，那门不是敞开着，仅仅是开了一条缝，所以赵凉月和杨锦水都没注意到。

杨锦水很奇怪，说：“不对呀，刚才赵凉月还跟我说，这屋子我们没钥匙，门怎么会开？”吴小雨说：“许是那个小宋回来了。”杨锦水说：“不可能，那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”

吴小雨就笑，说：“不会是闹鬼吧。”她说着就轻推那扇门，那门便慢慢被打开了。

3

屋子里有点暗，因为窗户上拉着厚厚的窗帘，吴小雨一边朝里走一边还问：“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”

里面没动静，杨锦水也奇怪了，就跟着吴小雨也进了门。

吴小雨没走几步，突然“啊”地尖叫了一声，转身一头扎进了杨锦水的怀里。

杨锦水也吓了一跳，因为他也看到屋子西侧的地上躺着一个人，满脸都是血。他强自镇静地将吴小雨拥到门外，安慰她说：“我先进去看看。”

吴小雨一把拉住他说：“别别别，万一屋里有坏蛋呢……”

“怎么了怎么了？”随着声音，一个胖乎乎的老头冲上楼来，吴小雨就叫他说：“孙师傅，坏事了，屋里有个死人！”

那人就是看门老头孙生秋。毕竟人家有阅历，听说有死人都面不改色，而且也不着急，先跟杨锦水寒暄了两句，这才说：“你俩靠后，我去看一看。”

杨锦水赶紧说：“我来我来。”他抢上一步，先进门按亮了电灯，随后孙生秋也进去了，一看就说：“这不是那个刘老师吗？”杨锦水想了一下才想起来，说的应该是楼下的中学老师刘区堂。

孙生秋过去将刘区堂扶起来，试了一下他的鼻息，松口气说：“没事，可能是绊倒了磕了头。这小子够大胆的呀，大白天就敢进来偷东西。”

听说人没死，吴小雨才又进了屋子，很好奇地四下看。

孙生秋把刘区堂晃了几下，刘区堂醒了过来，看看大家，表情痛苦地喘着气解释说：“我不是偷东西，我是来拿，拿东西，不小心摔了一跤……”

杨锦水说：“别管是拿还是偷了，咱先去医院吧。我去开车，孙师傅你们把他扶下去等我。”

吴小雨却说：“我跟你去。”

他们下楼的时候，吴小雨的男朋友陈天明来了。吴小雨冲他发火：“你是不是又在厂里打扑克了？我让你来收拾屋子，你干吗了你？”陈天明辩解说：“我这不是来了嘛！还没天黑你着什么急？又不耽误你睡觉。”他俩吵的功夫，杨锦水出去把汽车开了过来。

这时，那个大学生沈晚花也回来了。她帮着杨锦水将刘区堂扶上车，去了最近的一家医院。

他们走后，陈天明问孙生秋：“孙师傅你说，这刘区堂偷着进那个屋子，是不是想找财宝？”

孙生秋笑了笑：“你也听说这小楼藏着好多宝贝？那都是没事干的人瞎编的。再者说，就算谢老太真有宝贝，那也落到宋庭芬手里了，外人上哪找去？这个姓刘的肯定是去偷别的东西。”

吴小雨说：“还老师呢，真够明目张胆的，他不怕被人碰上？”

孙生秋说：“他肯定是知道东西放在哪儿，以为撬门进去，很快就能拿到手。我倒是奇怪他怎么会摔得那么厉害。”

“肯定是谢老太早有防范，预设了一个机关。”陈天明猜想着。

吴小雨却往坏处想：“会不会那屋里本来藏着坏蛋，把他给打的呀？”

孙生秋点点头：“有可能，没准那坏蛋现在还藏在楼里呢，大家晚上小心点啊。”

“妈呀！”吴小雨惊叫起来，看到孙生秋在做鬼脸，她才醒悟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孙师傅你吓唬人，你最坏了。”

孙生秋哈哈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闹着玩的。你放心吧，这破楼里没值钱东西，不会招坏人的。”他又说：“对了，我买了好多吃的，还有不少菜，今晚我请客，咱一块吃饭吧。”

陈天明举手赞成，吴小雨说：“那你们打扫屋子，我来做饭。”他们就一起下楼去了。

孙生秋是做木工的，手艺不错，但对做饭一窍不通。他想：我得学着点儿，以后自己做饭，省得总麻烦别人。于是，他开始学着炒菜，先从烧火开始，他把柴火堆得高高的，然后用扇子扇风，火苗就烧了起来。

孙生秋第一次自己做饭，他把火调得太大，油锅里的菜都烧糊了，他急得满头大汗，陈天明和吴小雨在旁边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
孙生秋把烧糊的菜倒进垃圾桶，重新炒了一盘，这次他把火调得小一些，火苗也小了许多，油锅里的菜慢慢熟了，他满意地尝了一口，味道还不错，他心里美滋滋的。

孙生秋把炒好的菜端到餐桌上，陈天明和吴小雨已经把饭做好了，他们把菜放到餐桌上，孙生秋不好意思地坐下来，陈天明和吴小雨微笑着看着他，孙生秋心里暖洋洋的。

孙生秋第一次自己做饭，虽然有些失败，但他很开心，因为他学会了做饭，而且做得很好。他觉得，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他为自己感到骄傲。

孙生秋第一次自己做饭，虽然有些失败，但他很开心，因为他学会了做饭，而且做得很好。他觉得，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他为自己感到骄傲。

孙生秋第一次自己做饭，虽然有些失败，但他很开心，因为他学会了做饭，而且做得很好。他觉得，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他为自己感到骄傲。

第2章 神秘“遗笔”

1

杨锦水开车拉着刘区堂来到医院，急诊的大夫看过后说问题不大，给缝了五针，然后又让他去打破伤风疫苗。

打破伤风针需要两个小时，杨锦水和沈晚花就在注射室陪他。杨锦水抽空给赵凉月打了电话。赵凉月一下班就赶了过来。

因为赵凉月代表房主，刘区堂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跟她坦白交代了。

据刘区堂说，他的父亲是个瓦匠，很早就认识谢春茗，还曾经帮着维修过那个小楼。他父亲有册祖传古书叫《永乐大典》，谢老太借去看就一直没还。最近刘区堂的妈得了重病，需要几万元的治疗费，刘区堂筹措无门，就想到了那本古书。听人讲，那古书现在很值钱，最少也能卖到两万元。他就想来找谢老太要回去。没想到谢老太突然死了，新房主宋庭芬也去向不明，刘区堂只好自己来找那本书。他有低血糖的毛病，在那屋里的时候突然犯病一下晕倒，脑袋就磕在了木床的床边上。现在想想，自己私自进入宋庭芬的房间确实有点不妥当，但看在老人病重，他急于尽孝的分上，请大家原谅他。

他说完沈晚花就嗔怪道：“你真是的，你把这情况跟我们说明白，咱们一起进去找不就行了吗？你看你这事办的。”

赵凉月不听他那一套，质问道：“我今儿在那一天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讲？”

刘区堂说：“你也没钥匙，我跟你说你肯定不同意。我还怕夜长梦多，那书再让别人偷走就麻烦了。不过我声明啊，我根本没找到那本书，也没拿屋子里的任何东西，我可以用人格起誓。”

赵凉月还要说什么，杨锦水用眼色制止了她。因为离打完针还得一段时间，刘区堂就让他们先回去，说他问题不大了，一会儿自己走回去就行。

沈晚花先走了。赵凉月和杨锦水随后出了医院大门。赵凉月问杨锦水：“刘区堂说了半天，你觉得有几句是真的？”

杨锦水不屑地说：“除了摔破脑袋，我估计没一句真的。他还真能编，还编出个《永乐大典》来。”

赵凉月笑道：“那不是他编的。去年咱省有个老农民，就是给国家捐出了一册家藏的《永乐大典》，刘区堂他临时想不起别的理由，就借来用了用，沈晚花还给他打圆场。”

杨锦水说：“我看那个沈晚花跟他关系不正常，老是眉来眼去的。”

赵凉月说：“那还用你看，他俩就是在谈恋爱，师生恋哦，蛮时髦的。”

杨锦水奇怪：“刘区堂不是中学老师吗？”

赵凉月说：“那不还是中学老师和大学生的师生恋嘛！咱不管那没用的，当务之急是，咱赶紧去那间屋子，看看刘区堂到底在找什么。”

他俩回到小楼的时候，看到吴小雨、陈天明正在跟孙生秋聚餐。见了他俩，孙生秋就端个酒杯热情相邀。赵凉月说：“不好意思